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主编



造假的知识分子

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

〔法〕巴斯卡尔·博尼法斯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967877

C912.63
22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

颜子悦 主编

造假的知识分子

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

[法]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 著

河清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航

C1675539

C912.63

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假的知识分子 / (法) 博尼法斯著 ; 河清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3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9936 - 3

I. ①造… II. ①博… ②河… III. ①舆论—真实性—
研究—法国—现代②知识分子—道德修养—研究—法国—
现代 IV. ①C912.63②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2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造假的知识分子

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

[法]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 著

河 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936 - 3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¼

定价: 26.00 元

013061817

東文京福園繪畫文利園
圖書 外子題

Pascal Boniface

Les Intellectuels faussaires

Le triomphe médiatique des experts en mensonge

Copyright © Jean-Claude Gawsewitch Éditeur, 2011

This Chinese version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Beijing Yanziyue Culture & Art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归北京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所有,未经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转载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聯合出版集團

2012年7月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总序

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冲突与融合、传播与影响乃至演变与整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古往今来，各国家各民族皆秉承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凭借各自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版图的建构，同时又在总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而璀璨的历史。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无数雄伟而壮丽的永恒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充满着更为高远的期待、抱持着更为美好的愿景，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

为此，《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和文化自觉”为基本理念，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以 20 世纪为主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大国的兴衰以及诸多相关重大文化论题的著述，旨在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详尽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制定与实施的相关文化战略与战术。

烛照着我们前行的依然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们秉持科学而辩证的历史观，既通过

国际版图来探讨文化，又通过文化来研究国际版图。如此循环往复，沉潜凌空，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观照与洞悉、比较与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版图中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化特性，归纳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有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确切地把握与体察中国文化的特性，进而激发并强化对中国文化的自醒、自觉与自信。

我们希冀文库能够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能够启迪国人自觉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和创造者。唯其如此，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才能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共生、各领风骚，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实践乃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神圣而崇高的使命。

是为序。

颜子悦

2011年5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部分 概论知识界的不诚实

一、法国：知识分子为王的国度	7
二、媒体之错	13
三、道德骗眼术	19
四、西方世界告急	25
五、以色列处于危险中	29
六、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个流行的空洞概念	33
七、伊斯兰让人恐惧	41
小结	51

第二部分 专论某些“造假者”

小序	55
一、阿列克桑德·阿德勒——阿列克桑德大叔的奇妙故事	59
二、卡洛琳·芙莱——“系列说谎者”	67
三、穆哈麦德·希法维——有用的诋毁伊斯兰之徒	77

四、德蕾丝·戴尔佩克——重拳夫人	87
五、弗雷德里克·恩塞尔——一位有势力的人物	95
六、弗朗索瓦·艾斯堡——谁出钱，谁点曲	103
七、菲利普·瓦尔——从莱奥·菲雷变成托尔克马达	113
八、贝尔纳尔—亨利·莱维——“造假者”的领主和大师 ...	127
致谢	156

序 言

本书的想法在我心里辗转已久。多少次，当我看到公共辩论中一位专家讲述着与真实相反的事，而这个谎言像寄一封信那样平常地被人接受，我就感到吃惊、愤怒或郁闷。我这里说的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作者明知而故意说的谎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受邀来告诉观众真相的专家，是在背叛观众，没有完成其责任。

对于我而言，我始终担心不够准确、确切，担心犯错。如果犯了一个错，我会恼恨不已。而那些知识分子和专家，毫无廉耻地使用昧着良心的论据，讲述着与真实相反的事，哗众取宠，让我反胃。他们的这种状况以及他们的肆无忌惮，似乎不受约束并成了一种资产。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大家的抵制，反而更加走红。无耻没有带来损害，还似乎毫无风险。“真实撒谎”行情好得很。再重复一遍，我说的不是每个人都可能犯的那种错误。更有甚者，某些人屡屡犯错却像没有犯错那样，不必承担任何严重后果。一位运动员数次犯规将被取消资格。而一位专家却可以犯很多错而继续被邀请到节目演播台。一旦他被置于媒体的空间轨道，人们就不会让他重返地面。

比这些犯错的人更严重的，还有一些是骗人的人：造假者（faussaires）。他们使用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论据，去让电视观众、电台听众或读者相信某种东西。他们可以信奉一个事业，但却使用一些不诚实的手段来为这个事业辩护。因此，这是一些“造假者”，制造知识假币，以保证他们在观念市场上的胜利。更恶劣的，

还有一些“势利者”。这些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信奉（或装出信奉）一些事业，不是因为这些事业正当，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业可以带来好处，是顺着主流的风向。

由于不断重复同样的论据，“势利者”们自己也可能最后相信了他们所投身事业的正当性。“造假者”和“势利者”之间的区别并非截然相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是在违悖理智诚实。他们之所以无所谓，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对于他们，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认为广大公众不够成熟以明辨事物，需要去引导他们，哪怕用寡廉鲜耻的手段。

第二，因为他们是为主流的论点作辩护，所以该被谴责的手段将不会受到惩罚。为什么要顾忌羞耻呢？说明一个真相要求付出更多的说服努力。说谎就不需要，而且不会像从前那样说谎要丢脸，傻子才会不去利用。

记得有一次，在等待一次会议的散步中，与朋友、社会学家米歇尔·威维奥卡（Michel Wieviorka）有过一场讨论。我们谈论了法国的思想讨论。我问他是否使用过一个明知不确或者错谬的论据以便在辩论中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他马上回答说没有，这样的事对他来说不可能的。他感到无法撒谎，哪怕是为了一个正当目的。我也同样。我当然不敢肯定我从未犯过错，但我可以担保我从未故意欺骗公众。我拒绝口是心非。

但这样说不应导致让人相信存在一种阴谋，认为阴谋参与者们商量好推出一些坏蛋同伙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可掉入“所有人都烂掉了”的论调。没有任何秘密组织在暗中密谋推出一些他们豢养的知识分子，来蒙昧统治公众。但是排除阴谋论并不应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造假者”没有得到揭露，反而享有比那些谨慎、保持理智诚实的人更有利的地位？怎样解释这种豁免？

荣誉和尊严的德行，尽管始终被标举，却越来越不被遵守。丢人出丑已长久不再有损伤力，有时似乎反倒成了一个永葆青春之

泉。理智诚实不复是一个规范媒体言论的标准。不仅仅是散漫的言论，出版文字也一样。优先权经常给了那些以断定的方式说话（而不管现实的微妙复杂）的人，尽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存有矛盾、疏漏或听信谎言。

尽管互联网可以让人们比以前更容易找到发表过的声明（也因为如此，大部分“造假者”都敌视这个他们不能控制的媒体），但仍很少有人去做研究的功夫。这要花费时间，还会导致给自己招来强势敌人的风险。谁要是指控媒体知识分子的谎言，就不一定能再在媒体出现，因为媒体不想自己批评自己！

我写本书犹豫了很久。事实上，我等待了很久，期待另一个人来做这件事。作为知识界的“成员”，我难道不是在此中既当法官又作当事人？有些人一定会指责我想算私帐。他们错了。尽管有很多批评某某人物的书，一般都是指控他们的立场。而我的目的并非如此。辩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信念，排斥别人。对于我，成为问题的是方法。我认为不应容忍的，是公共辩论中谎言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我的阐述集中于国际和战略问题。这显然不是“造假者”可以独霸的知识领域，而是我了解的领域，因此我可以在这个领域揭露他们。

比如，人们可能认为伊拉克战争是正当的，因为它推翻了一个独裁者。从我个人来说，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这样一场战争是加剧了而不是解决了问题，人们不能通过战争来出口民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由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声称在伊拉克有大规模摧毁性武器（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人们就有理由发动战争去清除这些武器，这就是操纵舆论和歪曲信息。

当精英们如此撒谎的时候，人们就不应对公众背离他们而感到惊讶。事实上，法国公民和精英们的隔阂越来越大。这对于民主是一种危险。“造假者”为蛊惑者做了铺垫。

我知道，法国人参加各种媒体的公共讲座和辩论，因此比那些

“高等法国人”轻蔑想象的要知情得多，更有能力作出判断。公众并不会受骗上当。他们比精英对“造假者”更严厉。谎言不是必需的，它反而会得不偿失。我也知道，我对许多主题的立场会激怒那些不认同我观点的人。但他们不会责怪我缺乏真诚。另外，因为我说出写出我之所想，而不考虑怎样说怎样写对我有利，某些大门将对我关闭。如果我想照顾我的利益，我会在许多论点上改变我的论述，有时甚至避而不谈。

但有众多我不认识的、感谢我真诚的人，他们的各种表态对于我是最美好的报偿。

第一部分

概论知识界的不诚实

一、法国：知识分子为王的国度

让·波多雷尔（Jean Bothorel）在他趣味横生的《亲爱的伪君子》（*Chers imposteurs*）中有一则叙述：刚刚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受玛格丽特·撒切尔邀请访问英国时，要求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唐宁街10号的服务人员回答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些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研究者，但无法找到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法国享有一种独特的声名。人们可以将此追溯到启蒙运动及其在知识界的确立，追溯到左拉和德雷福斯事件。他们不简单地是或者仅仅是学者或科学家。当然，他们可以推进知识水平，减缩未知的边界，不过，是他们参与社会的辩论让他们区别于一般学者，而达于知识分子的受尊重的地位。

伏尔泰享有独特的光环，是因为他不仅有著作，而且还以公正概念的名义参与了一些事业，尤其是卡拉斯（Callas）的标志性事件。卡拉斯是一位新教徒，因信仰而被冤告杀害了自己的儿子。雨果的政治参与，无论是为共和国辩护、反对死刑的斗争，还是提出社会问题，让他不仅仅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且成为法国先贤祠里的一位巨人。左拉的“我控诉”，为一位因犹太人身份而受到控告的无辜军官进行辩护。这一事件与写作《鲁贡—马卡尔家族》一样，让左拉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马尔罗不只是写西班牙共和派，

而是投身其中与他们一起战斗。

知识分子这个单词本身就是来源于德雷福斯事件。在发表“我控诉”八天之后，克莱蒙梭（Clemenceau）写道：“这些来自各个角落的知识分子集结在一个观念之上，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巴莱斯（Barrès）做出反应，嘲讽“知识分子的抗议”。知识分子的概念由此推出。^①

他们投身于一些被认为是普世性的事业，而非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辩护，将他们的名声，用来为那些没有名声的人服务，总之是为别人无私服务。因此，他们获得了法国国民的感激。他们的名誉，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所冒的风险相一致，因为他们当时的斗争是反对当局政权。

这个独特的地位，应该服务于什么呢？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呢？怎样实现他们的使命？

1927年，朱利安·邦达（Julien Benda）出版了《文人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书中指控了文人（今天所谓知识分子）的态度。文人即“所有从事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的行业的人”。他悲叹我们的世纪“本可以是一个理智地处置政治仇恨的世纪。”^②但是，他又说：“在19世纪末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文人们开始充满激情地参与政治。这些人本来应该抑制老百姓的精神，反而成为其激励者。”^③

邦达认为文人的主要任务只是寻求真理。他宣扬知识分子应该远离同时代的激情。“事实显然是，两百年来在法国，大部分获

① 让·波多雷尔：《亲爱的伪君子》（*Chers imposteurs*），Fayard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② 朱利安·邦达：《文人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Grasset出版社，1975年，第126页。

③ 同上，第132页。

得大名望的文人，如伏尔泰、狄德罗、夏多勃里昂、拉马丁、雨果、阿纳托尔·法朗士、巴莱斯，都采取了政治立场。人们甚至可以发现，某些人的真正荣耀，来自他们采取的政治立场。这个规律，对于他们的后来人也一样。”^① 对于邦达，政治介入会导致党派偏见、不诚信、偏离理智的真诚。而理智的真诚应该是绝对的原则。

与邦达的论理相反，也有一些人申辩：对社会问题和真实生活的沉默、不介入和麻木，才构成了“文人的背叛”。知识分子有义务运用他们的才能和声望，来为一些更普遍的事业服务，与不公进行斗争。保尔·尼赞（Paul Nizan）在他初版于1932年的《看家狗》（*Les Chiens de garde*）一书中，正是这样强力申辩的。一开始他就设问，那些初学哲学的年轻人是否还满足于“晚上苦读而不能回答他所从事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② 根据他的观点：“早就应该把他们逼到墙角，问问他们对战争、殖民主义、工厂的理性化、爱情、不同形式的死亡、失业、政治、自杀、警察、堕胎，以及所有真正占据大地的事物的看法。早就应该问问他们的态度。”^③

因此，尼赞指责那些“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产物的人，却感恩地构建被民主指控的神话。”^④ 他得出结论：“一位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不符合人的解放事业，将使他宣称的对于人类的爱空然无效。”^⑤

对于让—保罗·萨特（他曾为尼赞的另一部著作《亚当·阿拉

① 同上，第204-205页。

② 保尔·尼赞：《看家狗》（*Les Chiens de garde*），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1960年，第9页。

③ 同上，第38页。

④ 同上，第52页。

⑤ 同上，第118页。